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下冊

第五集

上海震亞書局

版

出

廣陵潮五集目錄

廣

陵

潮

第四十一回

使醋勁波漲莫愁湖

遇酒瘋途窮真武廟

第四十二回

救危禍幸遇舊情人

發狂言交歡舊志

第四十三回

拜乾娘巧施拍馬

瞋老父快論精忠

第四十四回

打電報孝子奔喪

設壇壇奸徒傳舌

第四十五回

乞捐資短盡英雄氣

吞巨款空生宵小志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紅閨嬌割臂

充俠客黑夜懷飛頭

第四十七回

懲蟻媒官留疑案

發蛟水民苦苛捐

第四十八回

別恨滿琴書挹秀軒中
成旅客

吟場森劍戟消閒錄上
感詩人

第四十九回

撥雨撩雲纏綿癡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第五十回

負心郎空撰芙蓉詠

薄命女虛度荇菜詩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五集)

(江都李涵秋著)

廣

陵

潮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娘紅閣嬌割臂
充俠客黑夜慘飛頭

人叢之中遙見一個中年婦人披頭散髮如過羅刹只此四字已身邊攔着此四字已一張小几几上放一面砧板用一柄廚刀劈劈拍拍將那砧板上的猪肉得像肉雨似的四面飛濺嘴裏又夾七夾八的罵此等蠻舉動不能通行劉祖翼因相離尚遠也聽不出他罵的甚麼劉祖翼回頭向劉四奶奶說道這罵的不就是馮老太太劉四奶奶道聽這聲音果然是他不知又同誰吵鬧他的脾氣只是火性暴躁剛議論着見蟹兒從人叢裏又鑽出來說乾娘要拚命呢我把我們的傢伙一總擱在他屋裏了癱子哥哥知道爹來叫爹去勸一勸劉祖翼此時便將各物安放在大路上命劉四奶奶同蟹兒守着自己便分開衆人擠得進去那馮老太見是劉祖翼放下廚刀拍一拍手說道親家你來得巧你替我評評理看

廣

陵

潮

我活到五十歲了，不曾被人家冤枉過。他家是王爺，要冤枉我，怎樣便怎樣。我也拚着不活了。他家不還出我一個證據來，我由早罵到晚，由晚罵到早。由今兒罵到明兒，今年罵到明年，說着又拿起廚刀，天殺地殺的罵起來。劉祖翼笑道：「親家太太，你究竟爲的一件甚麼事？」你說出來，我替你出氣。他家他又是誰家？該罵老太太一面罵一面用手指道：就是他家還有誰家敢這樣栽害人呢？劉祖翼見馮老太太指的那人家兩扇門緊緊閉着，也沒有一個人影子。劉祖翼接着說道：「人家也不開口，你也讓一句罷……」旁邊還有鄰居便齊打夥兒上前，將馮老太太帶笑帶勸，說得進去有個快嘴，在旁邊道：「甚麼大不了的？」事觀旁者又出來，這樣撒潑。這老傢伙越發倚老賣老的了。劉祖翼便回頭問那人：「馮老太太何故同這家罵？」那人道：「誰知道他們呢？」據馮老太太說：「這姓喬的人家，兩姓喬在此人口，冤枉他的貓子偷飯吃了。」一驚嚇天動地，惡刺刺所罵之事，忽以此數字中點清。冤枉他的貓子偷飯吃了之語，老太太固是發悍，作者筆下亦甚狡猾。劉祖翼也不由笑起來，重來招呼劉四奶奶，將各物扛抬進去。馮老太太喘吁吁方息，見這模

樣吃驚道了不得。親家幾時遷了居的。劉四奶奶搶前一步附耳向馮老太說了幾句。馮老太笑道：「這算甚麼。要你這重謝。」附耳之語如是快請進來說。舉同來幫着他料理。重謝之效如此便是那個癱兒子也將蟹兒喊至面前問長問短。不多一刻忽聽見有人敲門。一句甚緊得母王道士尋至此處耶劉祖翼便跳過去開門。原來是一個少婦生得苗苗條條的。瘦瓜子臉兒。鼻頭上有十幾點雀癍。便插腳要走進來。劉祖翼問道：「奶奶是來找誰的？」那少婦低笑道：「我們是鄰居馮老太。他自曉得馮老太聽他們兩人問答。早趕到天井裏喊道：『哦，原來是大奶奶。』」突如其來「好大奶奶，不是我這老東西嘴壞。你看可有這樣道理？」怪道他做了寡婦呢。不知是指誰一路拉拉雜雜使人迷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知你是寡婦不是又回頭望着劉祖翼道：「這是隔壁喬大奶奶。他娘家有姓車。」不是馮老太定舉娘家的姓。姓以便下文好稱呼而已人是再好沒有。若是他家光有他。他家光有他則其爲不察方以爲彼甚愛我也何其值歟我們再沒有說話說着一疊連聲邀車氏進裏面坐坐。劉祖翼便知道這女人是馮老太適才罵的那人家。魏婦明車氏搖搖

廣

陵

潮

擺擺進入馮老太堂屋裏深深扯起袖子福了幾福笑道我是特特來代馮老太陪罪千不看萬不看還看我的分上何等婉轉分明是一個又伶俐又和氣的少婦馮老太也笑起來說這又算甚麼沒的折殺了我車氏又笑道我那姐姐太老實一言半語往往得罪了人他還不知道此是爲人的好處而世俗又謂非交際之道其時老太在門口發惱時候我就要出來陪不是後來因爲閒雜人太多實在不好意思閉門緣故在此補出到累老太生氣車氏說到此便撲哧笑了笑還未畢猛見劉祖翼夫婦在那邊收拾房屋吃了一驚馮老太笑道這是我親戚因爲住的房子漏雨急急的到我家來借住幾天大奶奶看我這乾女兒好不好車氏將玉嬌端詳了一回說好個標緻姑娘於是又同劉四奶奶見了禮馮老太倒了一鍾茶安放在上面桌上說奶奶請上坐地方蝸居污了奶奶衣服車氏笑道天天來走的人又客氣此語寫親熱固也我讀之覺大是奇我站站倒好馮老太又問道你的公公連日病好些嗎車氏長長嘆了口氣道還是這樣三日陰天兩日晴困頓些反還安靜一經虛火上升便胡言亂

語叫人嚇得魂夢不寧。你老太太不計較我那姐姐沒事時還望去坐坐。他老人家一生也苦穀了心血耗盡。所以得了這個症候。我兩次三番要到城隍廟裏借壽給他老人家盡我做媳婦的一點孝心。說着便眼淚直流下來。馮老太道虧你大奶奶好生孝順人家。娶媳婦娶得像你這樣人是有造化了你公公又病了。你家裏那個寡婦他怎樣注意只在此車氏道他只是儘哭。他算是可憐了。自幼兒出嫁便鬧出那種笑話。讀者記不上二三年丈夫又死了。婆又死了。孤苦伶仃依棲在這裏。我們姑嫂間雖然沒得兩條心。究竟他一生一世總沒甚趣味。馮老太道這寡婦生成有個寡婦形狀。他那副弔搭眉我見了便生氣。所謂惡之死欲其即如我這貓幾時走到他那邊去的。他要冤枉他偷飯。車氏笑道不談罷。我此番的來意不但陪罪還要請問老太太一件事。倒幾乎忘却了。往常但聽見人說割股割股究竟這股怎生割法。奇文諒情太太總該知道。馮老太驚道阿呀大奶奶難道要想割股這是疼的了不得的千萬勿發這種歎氣。車氏又拭

廣

陵

潮

着。眼。淚。說。道。我。公。公。病。重。的。時。候。我。就。發。了。這。條。心。我。姐。姐。他。也。要。割。我。說。女。
兒。割。的。股。依。然。拿。自。己。的。肉。還。自。己。的。肉。奇語於。病。人。是。個。沒。相。干。必。得。媳。婦。才。
有。靈。驗。我。所。以。特。特。的。來。請。問。太。太。劉。祖。翼。聽。見。車。氏。要。割。股。不。覺。心。悅。誠。服。
慨。然。說。道。親。家。太。太。你。到。不。要。攔。着。這。位。奶。奶。讓。這。位。奶。奶。成。了。聖。賢。罷。不知吞
沒銀錢者何如以盜跖自待以便。割。死。了。都。是。有。名。的。一。例。可。以。請。得。旌。表。我。來。告。訴。
聖賢望人劉先生真是可兒奶。奶。這。割。股。就。拿。把。刀。在。膀。臂。上。割。一。塊。肥。肉。登。時。煨。好。了。給。病。人。喝。比。仙。丹。
還。來。得。快。割股之事便以劉祖翼口中教導之若必寫成車。氏。望。着。劉。祖。翼。道。多。謝。先。
馮老太轉念再肯教導則無其事並無其文矣生。又。回。頭。對。馮。老。太。道。我。也。不。能。久。在。這。裏。就。攔。了。家。裏。我。很。不。放。心。是個大奶
得。罪。得。罪。明。天。再。會。忽成韻文說。着。笑。嘻。嘻。的。一。扭。一。扭。就。盈。盈。的。走。了。出。去。
馮。老。太。送。至。門。首。兩。人。又。密。談。了。幾。句。寫出兩人玉。嬌。只。聽。見。馮。老。太。說。道。偏用
聽得者以聯合下文了無痕跡也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大。奶。奶。你。看。開。些。罷。甚。麼。叫。做。名。節。不知者
老太不滿意你。若。是。答。應。他。那。邊。情。願。多。出。幾。文。醜惡你。奶。奶。不。看。錢。分。上。又恐
車氏割股

氏害差遂爾輕撇去此意總還該看他情義車氏也祇笑了笑……且緩這回書裏馮老太所罵的那個寡婦看官們猜猜是誰想諸君料還記得那吃教的顧阿三逼死卞玉貞用了一個偷換喜轎的毒計硬生生將饒大雄娶的一個新婦搶得來前回書中稱他做喬大姑娘的便是萬壑千山忽然結束一處文情映帶起伏匪夷所思喬大姑娘因為當夜被顧阿三污了次日公堂上情願不嫁饒大雄但求跟隨顧阿三回家這也是他誤會了婦人從一而終的話作者於此事甚不滿意於喬大姑娘故此等處皆是微辭然而已活畫出一個老實無用女子以為既污了我身子除得一個死字祇有嫁給他算是遮了羞再沒有別的方法其實嫁固非惟有痛懲顧阿三稍整頓魑魅之陰毒而已喬大姑娘不悟也幸欲資之反為之庇護焉揆情度理不愈長鬼蜮之氣餒而遂奸惡之心也乎誰知顧阿三倚仗外人勢力那敲詐良善魚肉鄉里也不消多說約莫一日也有幾次一個餅店也沒
有閒工夫去做買賣了漸漸交給了許多匪類東奔西走說不盡還做了許多
規掠勾當流弊必至於此喬大姑娘日日提心弔胆同顧阿三的母親一處過活後來
顧阿三出了門一年多不曾回家有人傳說他在河南地方被人捕獲病死在

潮

陵

廣

獄裏喬大姑娘哭得死去復活。家裏全無積蓄，又兼頻年以來朝廷舉辦新政，衣租食稅，逐漸加增，民間各物因此飛漲。婆媳二人時常忍餓，有時候喬大姑娘也向他父親乞助，無奈自小亡了母親，兄弟喬家運因為喬大姑娘失身匪人，很看不起他。父親相諒兄弟不諒，爲喬大姑娘嘆奈何。便說：「我們雖然可以幫助姐姐，不能再養那老不死乞婦姐姐，若肯拋棄了那乞婦，便回家來，也不妨事。」喬大姑娘那裏肯答應？此是喬大姑娘好處。因此也不常回家中。顧阿三的母親不久又死了，剩得喬大姑娘隻影伶仃。他父親喬濱再看不過，便硬命喬家運將他接得回來。過活此時，喬家運已娶了親，便是適才到馮老太處的這位車氏。喬家運日日研究新學，不常在家，便在上海那個千鎰報館裏鬼混。鬼混二字妙，此喬家運所決不任受。家中祇有他們父女翁媳三人。姑嫂之間外面很是親熱，親熱於外者，吾知其必涼薄於中也。車氏爲人極其伶俐，從不肯怠慢這孀居小姑。非伶俐人不能如此。喬濱不甚管理家務，都交代車氏一人經理。早年用心過度，目前得了一個喘嗽病症。此楊氏所謂詞訟之錢，不可弄者也。有時發作起來，日夜自不交

曉屢次寫信去喊喬家運回來。喬家運總說報務羈身區區。此心知有國民。不
 知有父子了。極妙喬濱接到此信。氣得兩眼反插。喬家運到還遇着便人。總帶些
 戈製半夏紅色補丸。人造自來血。寄給喬濱。喬濱恨着他。這忤逆不孝。一總不
 肯吃。他寄的藥。因此病勢日重。一日忙得個車氏求神問卜。日不暇給。走到喬
 濱床前。便兩眼哭得飛紅。字喬濱看這媳婦比兒子孝順得許多。喬大姑娘
 雖也是日夜衣不解帶的侍奉。比較起車氏總不如他體貼殷勤。慰問周到。此
處都寫車氏伶俐喬大姑娘老實。車氏因為夜間打熬寂寞時。常請隔壁馮老太來家做伴。馮老
 太同車氏打得十分火熱。無話不談。車氏今年剛得十九歲。去年嫁給喬家運。
 喬家運娶了親。不到一月。便動身到上海去了。正月裏回來。住了幾日。此即路過
史公祠聽富玉鸞演說之日也又離別了車氏。動身馮老太往往同車氏取笑。越此等越人越說他當
 這新婚滋味。通共計算來。不到三十個整夜。問車氏怎生忍得過。車氏笑道。我
 做兒女也做了十九年半多的時候。都忍過去。怎麼今日反忍不過了。馮老太

廣

陵

潮

笑道。這話不然。做女兒。忍得到一百歲。做媳婦。忍不到三五夜。奇馮老太說這話的當兒。却好喬大姑娘也坐在旁邊。馮老太又勾引着他道。淫婦該殺說大姑娘。你如今是孀居了。想也是一樣的那喬大姑娘。生性忠厚。那裏聽得進去。這種蠢話。不由放下臉來。申斥了馮老太幾句。使爲婦女者俱能如此則庶乎淫風其可稍戢後來背地裏又告訴他父親喬濱。喬濱因此也戒飭車氏。不許同馮老太往來。叙一段覺喬大姑娘以惡於車氏及馮老太之馮老太恨喬大姑娘深入骨髓。細按喬大姑娘也無甚可恨其實車氏同馮老太。生有夙緣。那裏因爲你喬大姑娘一個人。便分拆得他們。所以喬濱病重。馮老太照常來往。便在這十幾日前頭。波瀾特起喬大姑娘將要睡上的時辰。已將鞋子脫了。忽然聽見天井裏沙沙的響。知是雨來了。却好日間曬了一身小衫褲。露在天井裏。不曾收拾。此時只得趕緊下床。開了房門。走至天井裏去收拾。一會兒雨已不下。只聞風吹樹葉的聲音。見車氏房裏燈已息滅。知道他是睡了。作反一剛將衣服收入手裏。忽見腰門依然開着。吃了一驚。怕有竊賊。便扶牆摸壁。

廣

陵

潮

的走入前一進裏思量喚醒僕婦們照察照察耳邊聽得他父親鼾聲如雷不敢高聲叫喊又走了幾步猛覺得門首有人嘻笑的聲音便吃一嚇悄悄的走近前一看在喬大姑娘意中方謂狡猾原來便是他弟媳車氏面前立着一個少年漢子是誰分明事有曖昧此時若在別的識竅的定然還轉回來不驚動他是那知這喬大姑娘是個蠢貨不省得風情月趣嗚呼自省得風情月趣者多而天下已無貞婦矣是故愚忠愚孝而外有愚節苟自命非吾知其入矣便失聲叫起來叫得發笑說這不是我的妹妹你在這裏做甚麼問得九發笑這一聲不打緊早把那個漢子嚇得走了好似穿花蝴蝶一般比得最確不知飛向那裏去了車氏慢慢的走轉回身落落大方看車氏神情須看他全冷笑道原來是姐姐我見姐姐已經睡了覺的不料此刻會跑出來全然無一毫忌憚我是出來同馮老太說句話然想到馮老太便說是馮老太被姐姐這一喊到把馮老太喊跑了試問馮老太說話何故見了人要跑喬大姑娘道不是馮老太偏要指實我分明看見是個男子車氏道是你眼花了那裏來的男子我不因爲你是個姐姐你這般有得沒得的亂說我不依你喬大姑娘

依然折辯道。妙絕妙絕不肯以不肖之心待人。直是聖賢地步。覺逢人請問。割股者之聖賢。遠不及此。好笑。妹妹把我簡直當做瞎子。

雖在這黑影裏。我難道連個男女都分別不出。自負不凡。明見。那人是個瘦長身段。

兒不然跑起來。那裏得這樣飛快。匣劍帷燈已自閃閃露影。車氏怕他儘說被人聽見。可見車氏並不畏羞。

大姑便掩飾道。不錯。不錯。是個男子。公然承認。毒極惡極。他是我的堂房哥哥。喬大姑娘笑。

道。這還說得像。咄咄逼人。觀於此。語喬大姑娘豈真老實哉。然而徑說出。還是他老實。若說是馮老太我死了。都不相信。

……這句話在喬大姑娘仍是句老實言語。我亦謂然。經車氏聽了。句句都像刺了。

他的心。然而同他再分辯不得。大家關好了門。重又走回來。各自安歇。第二天。

大清早起。喬大姑娘便來敲車氏的房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可謂喬大姑娘鐵板注脚。車氏正恨他。昨。

晚上出來。顯魂得可惡。便裝着不聽見。後來聽他敲不過。可想喬大姑娘之劣。便在床上問。

道。可是姐姐。喬大姑娘道。不錯。是我妹妹開門。車氏何等氣憤。喬大姑娘又何等親熱。俗。

車氏道。你老早起。身做甚。我還要多睡一刻。車氏此時只有遠之一法。喬大姑娘道。你睡不妨。

我想起一句話來。要問我。我爲這句話一夜都不曾好睡。相思難挨。替人干預。想思尤難挨。車氏。

潮

陵

廣

廣

陵

潮

道。又有甚麼話。你只管說了罷。無聊喬大姑娘又想了一想。可想一夜盤算的話到此已忘了一半矣活畫

出老實

才說道。你昨晚說。那個男子是你的堂房哥哥。我究不懂你這哥哥日

間。不好來談心。爲甚麼半夜三更約你在門外相見。語語相逼而在彼心中又毫不覺得故奇我一總

悟不出這個緣故。好妹妹。你告訴了我罷。車氏到此更忍不住。不由怒起來。拍

着床邊說道。捉奸捉雙。忽然吐出這四字可謂不打自招你昨夜爲甚不捉住他。你只

管一句半句的來消遣我。在車氏這邊便如此想。嗚呼家庭詭譎骨肉乖離大半出於誤會。安得恒河沙舌一一爲之剖白也哉你兄弟倒

不曾這樣待我。所謂捉奸捉雙者祇有你兄弟可不料我到遇見你這利害姑子精了。

喬大姑娘聽車氏在房裏這一頓發作。不由吃了一嚇。暗想他這些話。又從那

裏說起。我何嘗說甚麼捉奸。此等處最見喬大姑娘之奇我不過疑惑他這哥哥想是日間見

不得人。所以悄悄的從夜裏來會他這妹妹。確有此種思想問一聲取笑的意思。不料

他轉這樣發惱。早知道如此。就不問他罷。想着便快快走轉去。車氏明知喬大

姑娘是最老實。不過此番來問。決不是輕薄自己。撇去這一層大奇然而又怕他無意中

廣

陵

潮

告訴別人實大不便。因別人未必似喬大姑娘這樣老實也。便想了一計。這一天總不肯下床。嚶嚶啜泣。喬大姑娘不解其意。來催過幾次。可憐。車氏發惱。總是不理。十分。喬大姑娘暗想我是一個嫁出門的女兒。承父親及兄弟看顧。接回家中過活。若使當日女子人力能自立。何至於此。吾於此不能不致慨。先王立法之未善已。一個弟媳婦。忽然因爲一件小事。白白得罪了他。心上很不過意。十分懊悔。也就躲向自家房裏哭泣。一個真哭一個假哭。寫來好看。煞人。車氏暗中好笑。悄悄的到喬濱房裏偷了一盒鴉片煙膏。益發走入喬大姑娘房裏說道。姐姐也不要生氣。反說他生氣。極。總是我不好。我也沒有別的話說。諾諾這一杯鴉片煙膏。就是我葬身之地。倘若你兄弟回家。叫他不用思念我。至於我的娘家。見我死了。自然別有主張。我也不能替姐姐彌縫。句句逼迫。喬大姑娘然細窺其語意。又似一毫。說着就端起盒子。張口而飲。不會見吃鴉片煙者。只嚇得喬大姑娘一把扯住車氏的手臂。說好妹妹。總怪我猪油蒙了心。信口亂說。還請妹妹恕我。則個我要有別的奚落妹妹的心。叫我不得好死。說罷。幾乎要跪下來。車氏見那喬大姑娘的。

可憐樣兒。拿忠厚人開故意說道：我好好的一個人，却被姐姐疑惑壞了，叫我有什么面目生於世間？姐姐此時我尋死，便這樣說：我便依姐姐，不尋死了，難保姐姐後來不仍舊同別人閒談。注意在此然後知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者亦惟閒談之可畏而已好姐姐，你不如讓我死了，倒還乾淨。喬大姑娘只急得竭力分辯，並發誓以後再不提起這事。只要喬大所以車氏才緩緩答應了。事過之後，車氏待喬大姑娘格外親熱。既初之以威得風使轉車氏才緩緩答應了事過之後車氏待喬大姑娘格外親熱又結之以恩安得不令喬大姑娘入其彀中？車氏權術亦甚可愛。喬大姑娘畏罪感恩，更自不消說得。後來車氏又將此事告訴了馮老太。彼此都笑着。喬大姑娘任人播弄。馮老太又說大奶奶：你這哥哥兩個字到也回答得他好。此時是你姨哥哥。使點手弄到一處去，又是情哥哥。隨時勾引車氏不等他話說完，忙啐了一聲：馮老太自此覺得喬大姑娘又可惱又可笑也。思量給喬大姑娘一個下馬威，恰好鬧出貓子偷飯這句話，所以便趁這番罵得喬大姑娘一個痛快。試問與喬大姑娘又有何損？鄉里愚氓乾饑失德往往釀成大禍而不自悟其非者是皆由於各欲爲馮老太之利害而不肯爲喬大姑娘之忠厚也。然則喬大姑娘真不可及哉！嗚呼！喬大姑娘那裏敢去分辯？可憐只得縮着頭。